



公釵香吟

京 剧

吳少岳 何異旭編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劇照說明：江新蓉飾陳杏元，江世玉飾梅良玉。

吟 香 釵 會

*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4 号

北 京 崇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統一書号：10070·562 字數17,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5 1/16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數1—7,800册

定價(7)0.11元

前 記

《吟香釵會》是中國京劇院二團在一九五九年排演的劇目。

唐，德宗時，陳杏元被奸相盧杞陷害，前去和番，路經重台，與她的未婚夫梅良玉吟詩矢志，贈釵訣別。杏元行至落雁崖，投崖未死，流落到鄒府，被鄒夫人收為義女。與此同時，梅良玉也因受奸相所陷，隱名逃禍，寄居鄒府。二人兩下相思，卻不知天涯咫尺，同在一處。——《吟香釵會》的故事，便由此開始。

一日，梅良玉撫釵思人，黯然神往。鄒府丫環窺見，疑有私情，悄悄將金釵拿走，輾轉又落到陳杏元手中。梅良玉失釵，憂急而病；陳杏元見釵，一擲幾絕。鄒夫人知二人同病于金釵，雖知有異，但又未便追問；乃依二人之請，同時移居吟香館養病，借觀究竟。二人隔帘道出當年重台贈別詩句，一對生離死別的夫妻，至此方慶重圓。

這個戲原是小說《二度梅》後部的一段故事。全部《二度梅》是京劇、漢劇、豫劇以及其他一些劇種的傳統劇目，但這一情節却是作為全劇中的一折而存在的。《吟香釵會》則是根據這段故事重新編寫，並加以豐富，成為一個可以獨立演出的中型喜劇。

人 物

梅良玉 春 香 邹 洪 陈杏元
邹云英 邹夫人

第 一 場

邹府書房。梅良玉上。

梅良玉·(念引)杜宇悲春，思往事，泪洒衣襟。(念詩)

伤心未报戴天仇，鏡破釵分逝水流；

鳥語花香春自好，愁人无奈越添愁！

小生梅良玉，我父梅奎。在唐室为臣，不幸被奸賊卢杞所害；是我隱名逃祸，蒙陈老伯相救，将爱女杏元許我为婚。不想卢杞又生詭計，圣命杏元北国和番；我与她在重台惨別，盟下誓言，又贈我玉蟹金釵一只，我夫妻就此生离死別了哇……(哭泣)自从訣別之后，我因父仇未报，改名穆荣，以俟时机；幸遇邹公不棄，命来他府，等候秋闈；如今轉瞬三月。时才，听院公之言，邹夫人有意将他女云英許配于我，唉，怎知我婚姻早定，焉能再娶。正是：客里愁怀无可奈，恼人春色入窗来！(唱二黄三眼)

叹流光如逝水愁怀难遣，

忆重台思往事怕听杜鹃！(轉原板)

联詩句賦別离鴛鴦分散，

我在南她往北生死两悬！(接“哑笛”。取出金釵，接唱)

怀儿内取金釵聊慰渴念，

見釵儿不見人腸断心酸。

春 香 (內)走哇！(上，唱西皮搖板)

都只为穆相公独居无伴，

替小姐送鮮果借慰孤单；

繞迴廊穿小径轉过庭院——(止步，向內偷看。)

梅良玉 金釵呀，金釵！想当初小姐遺贈之时言道：見釵如見故人。你若有知，就該化作小姐貞魂，慰我遐思啊……

春 香 (見狀心疑，接唱)

却为何对金釵怨語喃喃。

邹 洪 (內)嗯哼！

梅玉良聞声，急将金釵夹入書里，春香見狀起疑，見邹洪上，急避下。

邹 洪 (念)奉了夫人命，書房請貴人。——叩見相公。

梅良玉 院公到此何事？

邹 洪 园中杏花开放，夫人在吟香館設摆酒宴，請相公前去賞花飲宴。

梅良玉 啊，賞花飲宴……

春香暗上偷听。

邹 洪 还有要事面議。

梅良玉 院公，煩你轉告夫人，說我今日身体不爽，改日叨扰。

邹 洪 (沒听清)是啊，該去叨扰。

梅良玉 噫，改日叨扰。

邹洪 啊，改日叨扰？这如何使得呀，夫人特意相请，相公不去，教老汉如何交差呀？此事不可推辞，来来来，你我一同前往！（硬拉梅良玉衣襟。）

梅良玉 噫，你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我去就是了哇！

邹洪 这便才是。

梅良玉 （唱西皮搖板）

老夫人情意实可感，

无奈何勉强去周旋！

梅良玉随邹洪下。春香急忙进入，在書桌上寻找，拿起書来，金釵掉在桌上，拿起看。

春香 哦，果然是一只金釵，上边儿还有一个小玉螃蟹哪！怪不得穆相公他整天咳声叹气的，敢情为的就是它呀！不对呀，想这金釵乃是女子飾物，穆相公可哪儿来的这个东西呢？莫非他早已訂过亲事了嗎？有了，我就把这只釵帶給我們二小姐瞧瞧去，叫她死了这条心吧！（唱搖板）

难怪他終日愁眉不展，

原来袖中另有机关；

只恐天台路已断——

莫叫小姐誤姻緣。（听見有人来的声音，急出門下。）

梅良玉手持紅杏一枝上。

梅良玉 （唱搖板）

在席前推有病匆匆而返——（进門）

折一枝紅杏花忆念杏元。

适才夫人三番两次問我家世，又将云英小姐的詩文拿与我

看，意在提亲。是我婉言辞却，推病逃席。随手折得杏花一枝，聊慰忧思。只是，咳！（念）

紅杏花娇能解語，金釵情重更知心。

梅良玉随念随将花插入瓶中，旋翻書寻釵不見，大惊。

梅良玉 金釵呢？金釵呢？哎呀，坏了坏了！方才院公至此，我明明将它夹在这本书中，怎么一时它……它就不見了呢？（急在寻找，慌张失色）莫非有人偷去不成！哎呀，这……

邹洪托盘上。

邹洪 （念）貴人身不爽，送上桂枝湯。

啊，穆……

梅良玉向門疾行，邹洪入門，两人撞倒，盤盤落地。

邹洪
梅良玉 （同时）哎哟！

邹洪 你这个人荒唐得紧，夫人送来桂枝湯，与你将养病体。

你看：桂枝湯被你洒落尘埃，桂枝湯吃不成了。

梅良玉 哎呀，还吃的什么桂枝湯，我的命都难保了。

邹洪 怎么，你的病全好了？

梅良玉 噫，我丢了一件东西啊。

邹洪 丢了一件东西，不要着急，我来替你寻找寻找，这件东西原来你放在何处呢？

梅良玉 就放在这書本里面。

邹洪 哦，在这書本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梅良玉 是一只金釵。

邹洪 嘿……（噗的一笑，自語）一只新鞋，怎能藏在書本里面呀？

梅良玉 （自語）看这个老东西，装聋作傻，这金釵一定是他偷了

去了。——喂！此物定是你拿去了，快快把还与我便罢，如若不然，稟知夫人，重責不貸！

邹 洪 哎呀，相公你好无礼，想老汉跟随老爷多年，慢道是一只新鞋，就是十双百双新靴，我也不要。

梅良玉 哼，你不要故作痴呆，这書房并无别人来往，不是你还
有哪个，还有哪个？走，随我去見老夫人！

邹 洪 慢来，慢来，穆柏公，我来問你：你这东西是几时不見
了的呢？

梅良玉 方才你到来之时，还在書本里面，我回房就不見了。

邹 洪 哦，回房就不見了……（思索）我再来問你，方才我們是
怎样离开此处呢？

梅良玉 不是你这蠢才把我硬拉去的么？

邹 洪 那么，后来你我又是哪个先回来的呢？

梅良玉 不是我先回来，怎知它不見了呢？

邹 洪 着哇！既然是你先回来，怎能說是我偷去的呢？

梅良玉 啊，是啊！

邹 洪 是啊，你不要誣賴好人喏！

梅良玉 哎呀！（唱散板）

却为何寻不着来找不見？

你本是难中人苦命相連。

猛然間只覺得天翻地轉——

“扫头”，梅良玉神魂顛倒，站立不穩，口吐鮮血，邹洪趋前扶住。

邹 洪 相公仔細了，我扶你到床上歇息歇息去吧。

邹洪扶梅良玉入帳，閉二幕。

邹 洪 哎呀呀，真真奇哉怪哉，失了一只新鞋，何至如此伤

怀！险些儿跌倒尘埃，但不知是只怎样的新鞋！嗟！（念于牌子“四边静”）

新鞋旧鞋何須問，
他今得重病，
快快到上房，
去向夫人稟，
速請医生，
前来救命，
莫用桂枝湯，
需服麻黃引。（下。）

第 二 場

陈杏元（內唱南梆子倒板）

居深閨朝慵起无限隱恨，（上，接唱南梆子）
念骨肉思梅郎泪湿衣襟，梅郎啊！
滿腹中离情別恨，容顏瘦損，
怕伤春，偏是又春深。

自与梅郎重台訣別，我二人也曾对天盟誓，他死朝北而葬，
我亡向南而埋。是我行至落雁崖，欲寻一死，不想被狂风卷
至邹府；蒙老夫人怜爱，認為义女，改名月英，至今不覺二
載，也不知梅郎他身落何方……啊……（接唱）

陈杏元舍身落崖，虽未殞，
似这等，別梅郎，离乡井，埋名隱姓，有家难奔，苦

煞我，天涯淪落人，怎不伤心！

适才春香言道，云英賢妹約我花园散悶，怎好推却，不免去到花园等候便了！（接唱）

叹寒梅早謝，空余疎枝影，

对春风，柔腸百轉添愁云！

进园来懶观百花盛——

春香，賢妹！（寻覓无人）他們还不曾来呀！（接唱西皮搖板）

且倚朱栏傍紫藤。（廬下。）

邹云英上。

邹云英 （唱西皮搖板）

燕語鶯歌清明近。（接唱流水）

他人愁悶我挂心！

命春香書斋去探問，

为何不見轉回程。

姐姐她紫藤花下将我等，

犹恐窺破个中情；

故意慢步穿花径——（四处张望，遙見春香招手，示意。）

春香急上。

春 香 （接唱搖板）

寻找小姐到园林。

暫把金釵暗藏隱，

婉言劝她莫痴情！

二小姐，您在这儿哪！您听我跟您說，刚才我到了……

邹云英 （急止住春香，示意）春香，东西送去了沒有哇？

春 香 送是送去啦，可是，我又把它带回来啦。

邹云英 这是怎么回事呀？

春 香 老夫人請他花园飲宴去啦。

邹云英 哦，这么說，你沒見着哇！

春 香 見倒是見着啦。

邹云英 这是怎么說話哪？

春 香 二小姐，別生气，听我慢慢地跟您說：刚才我到了那儿，看見他愁眉苦脸，默默叨叨地，一个人儿正在那儿发呆哪。

邹云英 哦，他是想家啦。

春 香 哽，我看不象是想家的样子，手里还拿着一件东西哪！

邹云英 是什么好东西呀？

春 香 我趁他不在書斋的时候，就把它給带来啦。

邹云英 哦，你拿来，我瞧瞧。

春 香 別着急，二小姐您瞧！（亮釵。）

邹云英 哦，这不是一只金釵嗎？

陈杏元聞声走出。

陈杏元 春香。

邹云英 姐姐来啦。

春 香 大小姐来啦。

陈杏元 你手拿何物？

春 香 没什么。

陈杏元 我看見了，拿来我看。（从春香手里夺过金釵。）

春 香 就是一只金釵，您瞧，上边还有一个小玉螃蟹哪。

陈杏元 啊？玉蟹金釵！此釵是哪里来的？

春 香 这……

邹云英 （急掩飾）是我爹爹从任上押書信来的。

春 香 对，是老爷从任上押書来的。

陈杏元 啊，莫非他……(欲昏厥。)

邹云英 姐 姐！您怎么啦？
春 香 (見狀急呼) 大小姐！

陈杏元 (唱西皮散板)

这釵儿本是我重台亲贈，
却为何今日里不見伊人。
难道說鏡破釵离天注定，
莫不是梅郎他……也遇灾星？
說不出伤心話血泪交迸——(站立不稳。)

邹云英 姐姐。

春 香 大小姐。

邹云英 您这是怎么啦？

陈杏元 (接唱)

只怕是薄命人一息难存。

邹云英 春香，快扶着大小姐回房歇会儿去吧！

春 香 是啦，大小姐我說您回房歇会儿去吧！(扶陈杏元下。)

邹云英 呀！(唱搖板)

見姐姐霎时得重病，
手执金釵泪淋淋，
莫非此中有私隱——

邹夫人上。

邹夫人 (接唱)

吟香館提亲事未成，
穆相公未終席推托有病——

云英兒因何故獨在園林？

鄒雲英 媽呀，您來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去哪，我姐姐她病啦！

鄒夫人 啊？好端端的怎麼就病了呀？

鄒雲英 剛才我跟姐姐在花園賞花，忽然她就昏過去啦。

鄒夫人 啊？這……這是什麼緣故？

鄒雲英 哪兒呀，因為她看見一只金……

鄒洪上。

鄒洪 夫人，夫人，不好了。穆相公回到書齋，忽得重病！夫人快去看看吧！

鄒夫人 哎呀，怎麼一時他就病得如此沉重呢？

鄒洪 他是為了失掉一只新鞋。

鄒夫人 哦，失掉一只新鞋就得此重病么？

春香（急上）哎喲，可了不得嘍，夫人敢請您在這兒哪，可了不得嘍。

鄒夫人 啊？春香，你為何如此大驚小怪？

春香 哎喲，老夫人，大小姐回到房去，兩眼一翻，她就死啦！

鄒雲英 哎呀！
鄒夫人

春香 我用手把她嘴唇一掐，她又活啦！

鄒雲英 哎呀，說話怎麼大喘氣兒呀。

春香 哎喲，老夫人，大小姐她四肢冰涼，口口聲聲請老夫人和小姐快去，她說要交代交代後事。

鄒夫人 哎呀，偏偏月英女兒也病得這樣厲害，待老身快去看她。

（欲行。）

邹洪 夫人，穆相公病势沉重，急待夫人前去，迟了就来不及了！

春香聞言暗惊。

邹夫人 說得也是，穆相公乃是一客，待老身先去看他呀。

春香 不行不行，老夫人，大小姐快断气啦，她在那儿憋着气等着您哪，去晚了就見不着啦。快走吧！

邹洪 噤噤噤，还是先看穆相公要紧。

春香 先看大小姐。

邹洪 先看穆相公。

邹夫人 噤，你二人休要爭吵！——啊，院公，速去告知穆相公，說我即刻就到。

邹洪 遵命。

邹夫人 轉来，吩咐外面，快請医生前来。

邹洪 是。（自語）請医生，我看还是請阴阳吧。（下。）

春香 老夫人快走吧！

邹夫人 走走走！（向上場門走去。）

春香 老夫人，看大小姐往这边儿走！

邹夫人 哎呀呀，倒把我鬧糊涂了哇！

邹夫人急下，邹云英向春香暗示。

邹云英 春香，你这儿来。刚才听老院公說，穆相公丢了一只新鞋他就病啦，莫非就是为了那只金釵呀！

春香 嗯，您說的对，一定就是为了那只金釵。

邹云英 說也怪呀，穆相公丢了金釵病啦；可是，大小姐見了金釵她也病啦，莫非他們俩有什么牽連不成嗎？

春香 难道說，他們俩認識？

邹云英 不能啊，自从穆相公进府，他们俩就没见过一面儿呀！

春 香 可是，他们俩人怎么又都病在这只金釵上呢？

邹云英 嗯，依我看，八成儿，他们俩在进府之前就認識。

春 香 嗯，照您这么一說，就不只是認識，說不定，还許是一
对儿哪！

邹云英 嗯，你說的有理。

春 香 要是这么着，二小姐，咱们可就走到人家后头啦。

邹云英 死丫头，你还提这个干吗呀！

春 香 二小姐别生气，真个的，这件事怎么办哪？

邹云英 我呀，找我媽說去。

春 香 暖，二小姐，找老夫人可使不得。您想，这金釵是我偷来的，老夫人要怪下罪来，您說，我担待得起嗎？干脆，我先到書斋，瞧瞧穆相公到底是怎么回子事，回来咱们再商量。
您瞧好不好？

邹云英 好，快去快回来，我在大小姐那儿等你。

春 香 是啦。（急下。）

邹云英 （唱搖板）

一只金釵二人病，
看来其中有隱情；
倘若是他二人佳偶早定——

暖！

我云英又何必强求婚姻！（下。）

第 三 場

書齋。梅良玉扶病上。

梅良玉 (唱西皮搖板)

梅不該離書房花園賞杏，
又誰知失金釵重病纏身。

春香托茶盤上。

春 香 (唱搖板)

來至在書齋外看個動靜——

梅良玉 哼，好你個盜釵的賊子呀！

春 香 (一驚) 可了不得，罵上啦！

梅良玉 (接唱)

罵一聲盜釵賊狗肺狼心，
那金釵它就是我的性命——

春 香 哟，這件事可真辦糟啦。我進去瞧瞧去吧。(進門。)

梅良玉 (神智不清地) 哼！你不來便罷，再若來時，我定要——
(接唱)

扒爾的皮來抽爾的筋！

春 香 哎哟，我的媽呀！相公，您怎麼啦？穆相公，我來啦。

梅良玉 哦，你來了？

春 香 我來啦。

梅良玉 你……你想得我好苦……哇……

春 香 哟，這是哪兒的事啊！

良玉 杏妹，你我在重台一别，只說今生不能相見，誰知今日又得团聚啊。

香 哎哟，相公，您說什麼哪？

良玉 都是那狠心的賊子，他把我的金釵盜了去了，这是我自不小心。杏妹，你……你休怪梅兄。

香 啊？怎么又梅兄啦？

良玉 都怪那狠心的賊子！

香 穆相公，是我。

起花梆子。

良玉 哈哈，是你偷了去了？好你个盜釵的賊子，快快把金釵还我便罢，如若不然，定不与你甘休。（扑向春香，扑空，昏去。）

邹洪引邹夫人上。

香 夫人，您快来吧，穆相公他又昏过去啦。

夫人 快快将他喚醒。

洪 穆相公醒来！

良玉 （唱搖板）

罵賊人罵得我声嘶力尽——

洪 老夫人来了。

夫人 穆相公，老身在此。

良玉 啊！（接唱）

見夫人我只得以礼相迎。（欲起。）

夫人 穆相公不要起来，快快坐下吧。

香 阿弥陀佛，可清醒过来啦。

春香搬椅請夫人落座。

夫人 穆相公，好好将养病体，我已命人請医生去了。